

泥土裡的娃娃雲

江 玲 譯／
余光中主編／
現代文學譯叢
6①

泥土裡的娃娃雲

江 玲譯 現代文學譯叢 6 ①

獻給

愛德華・艾爾比

因爲他說：「我曾經流落在異國。」

出埃及記第二章

編者序

在表面上，「泥土裏的娃娃雲」是小岩城（Little Rock）葛家一家人（The Gallantis）的故事。爸爸是義大利西西里島的移民，英俊，熱情，固執，在小岩城開一家皮鞋店。母親出身於亞肯索州浸信會的家庭，爲了要嫁給這位異國的天主教徒，不惜脫離她自己的家族。地中海岸的狂熱，加上美國南方浸信會的苛嚴，產生了這個子女繁茂的家庭。這樣子的組合，使這個家庭始終充滿了一種緊張的氣氛：父親嗜飲，母親禁酒；父親要孩子望彌撒，母親要孩子做禮拜；卡羅哥哥出走，投入海軍；湯尼哥哥討了一個英國小姐，和家人格格不入；蘿妮姐姐爲了爭取社交生活的自由，毅然反抗極爲剛愎的父親。這種種衝突，終因父母先

後中風喪生而高潮化。

然而這種種事故，因作者獨特的處理手法，而顯得繁複交錯，富立體感。「泥土裏的娃娃雲」，事突上是以葛家倒數的第三個孩子，小男孩雅立，爲主角。也許「主角」不是一個恰當的字眼，因爲葛家的種種事故，並不以雅立爲主體而轉移，可是書中發生的一切，莫不生動地反映在這小男孩的意識之中，且進而影響他的希望，幻想，和夢。「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國」。一個小男孩的心靈，也是一個繁複多變的世界，其中的種種，並不盡是「金黃色」或「無慮無憂」。

雅立的世界，正如許多小男孩的世界，是寂寞而又艱困的；其中人物雖多，總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樣能和他密切相關，事物的變化太多太快，快得令他的智慧無法追趕。大詩人葉慈所謂：

忍受長大過程的辛苦；

男孩子的羞愧；男孩子

發育成人的那種災難；

生和死，不但是成人的困難，也是孩子的問題。性的發現，是促使孩子接受生之意義的一大因素。雅立對於性的好奇，他的初次性經驗，佛蘿妹妹的初次行經，以及孩子怎麼誕生等問題，在作者富於了解和同情的筆下，顯得那麼童稚可愛，每每令人莞爾失笑。另一方面，十二三歲的雅立，在短短的時間內，竟接受了兩次死亡，父親和母親的死亡。這對於一個幼稚的心靈，實在是太大的負擔。雅立用他全部的直覺和想像，企圖去把握死的意義。他的一知半解，他妹妹佛蘿和小弟弟昆丁的茫然無知，反襯在死亡的現實之上，更贏得我們的憐惜，同情。成人世界的無情，孩子世界的純真，這種尖銳的對比，使作者得以不落言詮地獲致比正面訴說更高的效果。

雅立的世界一直是寂寞的。葛家的所謂「岩屋」，並不是穩若磐石。在家庭變故的大漩渦中，他一直想要擁抱一些甚麼，然而可親的一切，父親，母親，哥哥，姐姐，一一從他的指隙滑去。他幾度妄想去參加別種方式的愛，他渴望成為「三胞胎」一份子，他渴望進入那對裸臥夫婦之間，更渴望成為新學校中受人歡迎的人物，然而他失敗了，甚至最後，他竟必須和妹妹弟弟分手。人，是註定了要承受一個大寂寞的，甚至一個小男孩也不例外。「我曾經流落在異國」，本書的扉頁這樣引錄聖經的句子。

是啊，聖經，聖經，聖經。西洋的現代文學，和西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遠比我們所能想像的，要深厚得多。「泥土裏的娃娃雲」不止是一個小男孩如何成長的故事；深一層看，它是以整個基督教文化為背景的。書以「岩屋」始，復以「沙堡」終，中間的兩章，一是「死聖誕樹」，一是「朝香客」，莫不影射耶教的種種。而岩屋終於崩潰，聖誕樹終於枯萎，朝香客為人所笑，沙堡隨潮而逝；而父親猝死於耶誕前夕，母親病於感恩節期間，竟死於雅立十三歲的生日。這一切，都值得讀者再三思索，玩味。事實上，「泥土裏的娃娃雲」是一部饒有象徵意味的小說。像母親臨終前，大家竟去看一部叫「飄」的電影，而送他們進城的御者，竟是一個叫「鍾安傑」(Angel Jones)的黑人，這些，粗心的讀者是很容易錯過的。

「泥土裏的娃娃雲」就是這麼一本層次繁複的書。孩子們可以分享雅立的發現，也可以分擔雅立的寂寞；在雅立的世界裏，少年的讀者們會忘記自己的煩惱，甚至更有勇氣去面對自己的難題。成年的讀者，尤其是為人父母兄姐的家長，讀了這本小說，將憶起自己童年的種種，因而對子女或弟妹，更加一分了解，更增一分同情。我甚至希望小學的老師們，也能看看這本小說。

作者班·皮亞薩非常年輕。在普林斯敦大學讀書的時候，他已經開始創作，最初是在「

納索文學雜誌」發表作品。「泥土裏的娃娃雲」完成於他廿九歲那年，書名直譯應爲「精確而非常奇異的真象」。法拉·史特勞斯公司出版的精裝本，曾經在一九六四年再版；後來，又改印普及本。皮亞薩除寫作外，尙演舞台劇與電視劇。

譯者江玲小姐現在美國留學，故代爲作序。

五十七年六月下旬

目錄

編者序·····	一
第一章 岩屋·····	三
第二章 死聖誕樹·····	一五
第三章 朝香客·····	二九
第四章 沙堡·····	三〇一

第一章 岩屋

那是夏天，那正是他們去那兒的目的，夏天。太陽、海和鹹鹹的空氣：這些都會以它們的魔力，使那個身爲一家之主又是許多個小孩母親的病婦人康復起來。

這趟旅行可真不容易。醫生說，離開這個地方是必要的，而旅行對她也不會有什麼妨礙。他們賣掉了後院裏原來養雞的一片地，作爲這次旅行的費用。這些都是由在小岩城的哥哥和那在沙凡納的哥哥商量好了的，最後決定讓他們葛家最小的三個小孩陪同媽媽搭飛機到沙凡納去度夏。三個小孩中最大的是雅立，那年才十二歲，全身長滿籐毒。他的妹妹佛蘿小他兩歲，身材可要比她同年齡的小女孩胖上兩倍。最小的昆丁才五歲，他相信，爸爸媽媽把尿小在牛奶瓶裏，攔上九個月，就可以變成個小娃娃了。

那是我告訴昆丁的，因爲我大哥湯尼就是那麼跟我說的。我早就不相信這一套了，不過，我還不清楚男人和女人間是怎麼回事，他們在床上幹嘛，又打那兒弄出那麼些娃娃來。

夜裏十點，我哥哥湯尼送我們去飛機場，扶媽媽上升降梯，坐上她的位子，給繫好安全帶。她還在說些我們誰也聽不懂的話，我猜她大約是在說她的玫瑰，我們早就一再地跟她說

，她不在的時候會有人替她澆水，照顧那些玫瑰的。在家的時候，只要一想到那些玫瑰，她就會咕噥出許多聲音來，終又放棄了這種努力，而半拖着腿，慢慢地拐下後面的扶梯，穿過後院，到她的花園裏指着那些玫瑰，咕噥出更多的聲音來，直到有人懂得她的意思，一面跟她說：「好的好的，媽媽，您別急！」然後把她帶回屋裏去。昨天晚上，我們都上床了，還聽見後院裏有聲音，我跑去打開了外面的燈，發現媽媽穿着睡袍在澆她的玫瑰花！那隻沒毛病的手還握着水管，把她的腳和睡袍的下半截都弄得濕濕的。我帶她回到屋裏，佛蘿又替她換了睡袍，才送她上床。

現在媽媽又哭着咕噥出許多聲音來，那是因爲空中小姐告訴湯尼他得下機了。湯尼說：「記着，媽，我會照顧您的玫瑰的。祝你們大家玩得好！媽媽您得在那邊的陽光裏好起來，等您回來的時候，您會好得像個新人，會好得跟沒病以前一樣能走路，能說話。你們三個小孩得好好照顧媽，得守在一塊，別吵也別打架。佛蘿！媽該上洗手間的時候，妳得帶她去，飛機後面就有一間。」昆丁問，「你說它會像鳥一樣直飛上天嗎？」飛機起飛時，門邊的每個人都揮着手，媽、昆丁、佛蘿和我都哭了起來。

一路直到孟斐市都沒出什麼事。我們得在那兒下機，停上兩小時，才能換機到亞特蘭塔

。靠着兩個空中小姐的幫忙，才把媽從位子上扶起來，弄她下升降梯也很不容易，但我們終于做到了。佛蘿帶着媽上洗手間，我告訴她等一下在白水泉那邊跟我們會面，就拿着卡拉敏藥水和棉花，帶着昆丁上男盥洗室。我給昆丁五分鐘，教他上廁所去。他說他可不想走近什麼廁所，他沒什麼要上那兒去的。我還是叫他馬上進去，坐在那兒看他的小人書，直到我擦完藥。他一邊走一邊嘀咕着，「我不要脫褲子。」我告訴他，「誰管你呢？誰也看不見你在那兒幹嘛，你儘管穿着褲子穩穩地坐在那兒發神經吧！」

我踏進隔壁間。脫光了衣服用藥水擦身子。把全身長籐毒的地方擦遍了，再等它乾可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我喊昆丁遞給我一本小人書，好把藥水搨乾。他不肯，還說他才不想讓我把我的病傳染給他的小人書。我只好站在那兒等它乾掉，又試着用手揮乾一部份，還直希望沒人來說我們用過了時間。我的天，我真高興別人沒法子透過那扇門來看我，因為我那樣子一定像個怪物，赤裸裸的身上滿塗着一塊塊的藥水，一雙手上上下下的揮舞着像跳吉特巴跳上了癮似的。好容易等身上一乾，我就穿上衣服出來。

「出來吧，昆丁，現在我身上全乾了。」

「等一下嘛，我要小便。」

「你剛才怕沒有二十年的時間好小便。」

「住嘴，總得有尿才要小啊。」

他在裏面磨了好一陣子，才出來關上門。

「再給我五分錢。」

「幹嘛？」

「我忘了沖水了。」

「管他的。」

「他們可能會送我到牢裏去的！」

「那你從底下爬進去吧。」他果然就爬進去了。

我們走向候機室時他說：「那裏頭有個光着身子的傢伙。」

「那裏？」

「我小便的地方。」

「那裏除了你又沒別的，你也沒光着身子。」

「是畫在牆上的，傻瓜！」

佛蘿和媽媽從女化妝室回來，我們就一起上餐廳去。剛坐下，一個女招待就跑來說：「那是六個人用的桌子，你們只四個人，上四人桌去吧！」我們移過去了，她彷彿是瞪着我臉上的籐毒說：「你們要些什麼？」

昆丁一點都不浪費時間：「我要一份香蕉夾三個巧克力冰淇淋加棉糖漿櫻桃和核桃，再要一杯可口可樂。」我盯着他，冷冷靜靜的說請他閉上嘴。因為我們有四塊花生餅和香蕉三明治作午餐，他又不是不知道。

「只要四杯牛奶，我們自己帶三明治了。」

「那好辦，你們全上櫃台那邊去吧。」

我們起身走近櫃台，媽媽坐不住那種小凳子，所以我們拿了四瓶牛奶和一些麥管，走回候機室去。

媽，佛蘿和我吃着三明治，昆丁不肯，他說如果你坐飛機去旅行的話，就有權吃香蕉夾巧克力冰淇淋那一類比香蕉三明治和花生餅更好的東西。我就告訴他我們聽夠了，如果他再不規矩些，我就要撕掉他的機票，把他留在孟斐市。他哭了起來，又檢起他的小人書說，他要躲開我們逃走。沒走幾步，他的小人書就全掉到地上去。媽媽邊在後邊追着他，邊向我揮